

# 从比较中看应用语言学

刘海涛

(中国传媒大学 应用语言学系, 北京 100024)

**摘要:** 通过对《牛津应用语言学手册》和《应用语言学手册》的比较分析, 我们对应用语言学的定义和研究领域有了一个更为深刻的认识。尽管目前仍没有一个统一的应用语言学定义, 但该领域绝大多数学者都认同, 应用语言学是一门解决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的学科。

**关键词:** 应用语言学; 语言教学; 语言规划; 计算语言学

## 一、引言

近年来, “应用语言学”作为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在国内外都得到了较大的发展, 但对于“什么是应用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包括哪些研究领域”等最基本的问题, 学者们却始终没有一个统一的看法。对于一门发展中的、涉及内容广泛的学科而言这是正常的, 但长期下去, 又会对学科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

进入 21 世纪, 陆续出现了一些标题为“应用语言学手册”的大部头著作。这些著作的出版发行不但表明应用语言学正在逐渐成熟, 也为我们研究应用语言学的一些基本问题提供了重要的参考资料。

本文以牛津大学出版社 2002 年出版的“*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以下简称 OAL) 和 Blackwell 出版社 2004 年出版的“*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以下简称 BAL) 为主线, 通过对二者内容的比较分析, 力图对应用语言学的基本定义和主要的研究领域有一个更为清晰的了解。

OAL 属于牛津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个新的语言学参考著作系列, 该系列的读者对象是研究者和研究生, 手册的作者多为本领域的顶尖学者。OAL 是该系列中的第一本, 目前已出版的还有“计算语言学”和“比较句法”等。

与牛津的语言学手册系列相比, Blackwell 出版社的语言学手册系列早已蜚声学界。目前已有 25 种面世,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引进了其中的 4 种, 即“语言学”、“社会语言学”、“当代句法理论”和“当代语义理论”。

从结构上看, OAL 有 641 页, 39 篇文章; BAL 有 866 页, 32 篇文章。OAL 的 43 位作者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比利时、加拿大、匈牙利、荷兰和英国。BAL 的 38 位作者来自英国、澳大利亚、美国、加拿大、荷兰、瑞典、德国和巴西。从篇幅来看, 二者大致相当。OAL 将全书 39 章的参考文献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 109 页的文献目录, 而 BAL 则采用了参考文献随章节单列的办法。OAL 的做法不但有助于节约篇幅, 而且最后形成的参考书目也可作为一种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指南使用, 其优点是显见的。当然, BAL 的做法也并非一无是处, 对于单章的读者而言这样做就比较方便。

我们的比较分为两大部分, 其一是应用语言学的定义, 其二是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二者之间, 后者又重于前者, 因为对一门发展中的学科而言, 观察该领域学者们所做的实际研究工作, 要比空谈什么学科定位、定义、意义等更为有用。限于篇幅和研究的目的, 我们

无法也无必要对这两本手册中的所有内容进行事无巨细的分析和介绍,而是希望用比较的方法来进一步认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现状和主要研究内容。为了说明问题,我们也适当参考和引用了国内一些学者的观点。

## 二、什么是应用语言学

尽管有学者认为 Otto Jespersen 是“第一位伟大的应用语言学家”,也有学者将 Henry Sweet 视为“应用语言学之父”,但 Catford 认为,对语言的应用有过许多论述,并且首次使用术语“应用语言学”的是波兰—俄罗斯学者 Jan Baudouin de Courtenay<sup>[1]</sup>。Baudouin 将语言学分为纯粹语言学(čistoe jazykovedenie)和应用语言学(Prikladnoe jazykovedenie)<sup>[2]</sup>。前者的研究对象为语言本身,而后者的研究对象是将纯粹语言学的的数据用到其他学科领域。<sup>①</sup>在这篇文章和随后的一些文章中, Baudouin 列举了应用语言学的一些研究领域,如: 语言教学(母语和外语)、聋哑人的语言教育、阅读教学、拼写改革、比较神话学、比较民俗学等。Baudouin 也不止一次提到人造语言的构造也是一种语言学的应用。

应用语言学作为一种学科出现却要晚得多了。上个世纪 40 年代,语言教师们为了加入看起来更“科学”的语言学队伍,以区别于传统的文学教师,导致了“应用语言学”学科的诞生。这一时期的标志为 1948 年出现“语言学习”(Language Learning)杂志,它的副标题为“A Quarterly Journal of Applied Linguistics”。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带有“应用语言学”字样的刊物。<sup>②</sup>但对于什么是应用语言学,却一直是众说纷纭。

王宗炎说,要给应用语言学下一个明确的定义,“就好比给涨潮期的南海画出一条海岸线同样地困难。”<sup>[3]</sup><sup>15</sup> 尽管困难,他还是为应用语言学下了这样的定义——“(1) 狭义的: 只对第二语言教学或外国语教学的研究; (2) 广义的: 指联系实际来进行的语言研究和语言学。”<sup>[3]</sup><sup>20</sup> 持类似广、狭义观的还有刘涌泉、乔毅。

桂诗春也认同将应用语言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但将自己的研究限定在狭义方面,即: 语言教学领域。同时,他也认为应该把应用语言学提高到系统工程的角度去认识,因为这是应用语言学最基本的性质。<sup>[4]</sup>

冯志伟认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是语言学的一个分支部门。”<sup>[5]</sup><sup>1</sup> “应用语言学虽然要应用到语言学的知识,但又绝不能仅限于语言学科本身,它还要应用到其他学科的知识。”<sup>[5]</sup><sup>3</sup> “应用语言学并不直接应用理论语言学的种种理论,理论对于应用语言学只有一般性的指导作用。”<sup>[5]</sup><sup>4</sup> “应用语言学不注重思辨性的理论探讨,而注重解决实际问题。”<sup>[6]</sup><sup>9</sup>

于根元主编的《应用语言学概论》认为,“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有关方面发生关系的学科。进一步说,应用语言学是研究语言本体和本体语言学同应用各部分结合部、接触面,包括结合、接触的动态变化的规律性的学科。”<sup>[6]</sup><sup>23</sup>

贾冠杰在回顾了应用语言学的诸多定义后,也将应用语言学分为广义和狭义两种,其中,广义的应用语言学包括语言学的所有可应用领域;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则单指将语言学的发现用于语言教学领域。<sup>[7]</sup>

王立非在为 McCarthy 的《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一书所写的导读中认为,“应用语言学是将理论语言学的知识应用于解决其他科学领域的问题,或者说是研究语言在各个领域中实际应用的学科。”<sup>[8]</sup><sup>11</sup>

Schmitt 主编的《应用语言学导论》一书中强调,应用语言学就是为了达成某些目的或解决现实世界中的某些问题,而运用我们对于语言,以及语言是怎么被学的、被用的等知识的学科。<sup>[9]</sup>

Pennycook 在《批评应用语言学》一书中为自己的批评对象下的定义是:“应用语言学是这样一种领域,它研究职业环境中的语言运用、翻译、语言病理、读写教育、语言教育等

问题：它不仅只是把语言知识用在这些领域，也是一种半自足和交叉性的学科，它也与社会学、教育学、人类学、文化研究和心理学有关。”<sup>[10]</sup>

Kaplan 在 OAL 的前言中也承认给应用语言学下定义不是一件易事，并且也告诫读者，别指望通过 OAL 就能得到一个确切的定义。但从这篇前言中，我们还是可以得到不少启发的。Kaplan 认为，尽管从一开始语言教学就是应用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但学科越来越呈现出一种多元化的态势。应用语言学不但没有一种统一的核心理论，而且，其内部的领域还有分化和另立门户的趋势。他列举了语言测试和语言规划等领域作为这一方面的代表。在 OAL 的最后一章，Kaplan 认为很难对应用语言学下定义的原因也在于我们对语言学也没有一个清楚的定义。

Kaplan 在 OAL 的前言中强调，不能简单地将应用语言学视为一种语言学的分支，这是因为应用语言学要解决的现实世界语言问题是多种多样的，这些问题惟一可能的共同点就是它们都与语言有关，在这种情况下苛求用一种方法来解决这些不同的问题，显然是不可能的。他认为，视问题性质的不同，应用语言学家至少应该具备以下领域的一些知识：人类学、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老年人学、历史学、国际关系、语言学习和教学、词典编撰学、政策研究、心理学和神经科学、公共管理、教师培训和文本生成等。总而言之，应用语言学家应该具有广阔的社会科学视野。因为应用语言学家要解决的问题都是和语言有关的，所以，有关语言学分支的知识更是必不可少的。除此之外，每一位应用语言学家都应精于计算机使用，能够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OAL 对于应用语言学定义的讨论大多在 Grabe 所撰写的第一章中展开，他认为应用语言学的核心是“试图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与语言相关的问题”<sup>[11] 9</sup>。换言之，应用语言学是一种“研究现实世界语言问题的、实践驱动的学科”<sup>[11]10</sup>。尽管应用语言学的这种定义很宽泛，目前也没有单一的研究范式和理论可供使用，但该学科还是有一些共同点的：

(1) 应用语言学具有形成一个学科的许多标志：刊物，协会，对学科的国际共识，基金对项目的支持，许多人的自我意识等；

(2) 应用语言学已认识到语言学必须被视为本学科的核心知识库，尽管绝大多数应用语言学家的的工作不是简单地“应用”语言学来得到一个解决办法；

(3) 应用语言学扎根于现实世界中于语言相关的问题；

(4) 应用语言学一般会结合语言学外其他学科的知识来解决所遇到的问题；

(5) 应用语言学必然是一个交叉学科，因为没有几个实际的语言问题是可以单靠一个学科来解决的，语言学也不能除外；

(6) 应用语言学含有一系列中心问题，这些问题已被许多应用语言学家所接受；

(7) 应用语言学一般集成或包含了几个研究的子领域：第二语言习得、法律语言学、语言测试、语料库语言学、词典编撰、翻译等，但这些领域的一些研究者并不将自己视为应用语言学家，尽管他们的工作显然与实际的语言问题有关；

(8) 应用语言学惯于把自己定义得宽泛一些，这是为了囊括其他相关的领域，如：语言病理学，自然语言处理，第一语言能力研究等。这些领域的绝大多数研究者不认为自己是应用语言学家，但这种宽泛的定义有利于应用语言学家从这些学科借用方法来达到自己的目标。

Grabe 的这 8 点阐释<sup>[11] 11~12</sup>基本概括了应用语言学的学科特点和基础，这些东西不是定义，但有助于理解学科作为一种问题驱动的、正在形成的学科的特点。当然，应用语言学的这些特点，也使得人们会继续受到下面这样一些基本问题的困扰：应用语言学在大学中的定位是什么？在知识社会学里，应用语言学属于哪一块？指导应用语言学研究的范式是什么？语言学的哪一部分可用在现实世界语言问题上？如果语言学只是必要，而非充分的，那么，还需要哪些学科的参与，参与的程度又如何？什么样的现实世界问题可由应用语言学来处理

理？一个应用语言学家应该懂些什么？换言之，应用语言学的研究生课程应该怎么安排？<sup>[11]511</sup>

Kaplan 本人在 OAL 的最后一章，对这些问题做了力所能及的回答，其中有关应用语言学的学生应该掌握哪些知识和技能的问题，值得一提。Kaplan 认为，应用语言学的学生，应该掌握各种不同技术资源（手段）的使用，这一点相当重要；应该学会如何在一个项目中与他人合作；各种定量和定性的研究方法也是需要掌握的；应该参与一定的田野调查研究；精深的语言学知识；除第一语言外，至少应该掌握两种自然语言。

我们可将这几点总结为动手能力、协作精神、分析方法、调研能力、专业知识和语言能力。显然，具有这些能力的学生不仅仅可以从事应用语言学的工作，几乎是一个多面手，足以应付许多领域工作的挑战了。具备这些能力的学生，也是应用语言学的希望，他们也肩负着用他们的研究来更清楚地定义什么是应用语言学的任务。

BAL 开篇的第一句话：“应用语言学常被认为是与解决或改善涉及语言的社会问题的。”就某种学科的功能性定义或学科的目标而言，这说的够清楚了。但什么样的技能和知识有助于改善或解决这一问题，却不是一件容易说清楚的事情。BAL 的主编之一 Davies 曾经拿医学做了一个比喻。医学的目标是改善健康问题，这是毋庸置疑的，但要拿出一套能调众口的医学理论架构却绝非易事。<sup>[12]</sup>应用语言学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应用语言学的定义方面，BAL 的一个特点是对“applied linguistics”（简称 A-L）和“linguistics applied”（简称 L-A）进行了区分。这样的区别在 Davies 的《The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中就已经出现了，但在 BAL 中，Davies 和 Elder 却引用了 Widdowson 的一段话来说明二者的区别。所谓 L-A 是建立在这样的假设之上的，即语言问题只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可解决；而 A-L 却认为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会涉及到不同的社会因素，为了解决这些问题，除语言学外，也不应排除其他学科。<sup>[13]</sup>BAL 的编者认为 A-L 具有外向性，它力图解释乃至改良社会问题；而“内向”的 L-A 与解决“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无关，其目的是为了解释和测试关于语言本身的理论。换言之，L-A 的宗旨是用语言数据发展关于语言的语言学知识，而 A-L 研究语言问题的目的却是为了解决或改善问题。<sup>[14]</sup>11 尽管 BAL 将书中的 32 篇文章分成了 A-L 和 L-A 两大部分，但它的编者也承认这样的区分并不容易。在这种情况下，作者的意图就很重要了，也就是说，如果作者打算验证理论，那么，他的文章就属于 L-A；如果其目的是为某个语言问题寻求答案，他的研究就是一种 A-L。遗憾的是，这种方法也难以打遍天下，因为在很多时候一篇应用语言学文章作者的目的是二者兼有的。

由此我们可以认为，不管是 A-L 还是 L-A，二者都将语言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不过在解决问题过程中所用的学术资源和方法有所区别。我们也可以将 L-A 称为狭义的应用语言学，它主要利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来研究语言问题；将 A-L 称为广义应用语言学的原因是它提倡用综合的方法来解决或改善语言问题。似乎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A-L 能够处理更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而 L-A 由于受理论和方法的限制，可处理问题的范围会小一些，偏重于一些理论性的有关语言本身的问题。如果沿着这个思路下来，区分 L-A 和 A-L 的必要性也就不大了。

另外一家著名的出版社 Mouton de Gruyter 也出版过一个“应用语言学手册”系列。该系列是建立在将应用语言学视为一种对现实世界问题进行理论和经验研究的基础上的，在这些问题中，语言和交流扮演着主要的角色。按照该系列宣传网页上的说法，不能将应用语言学视为一种（理论）语言学的弱化，也不能将其简单地看做是语言学理论和方法的应用，而应把其当做一种面向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活动。<sup>[15]</sup>

国际应用语言学协会(AILA, Association Internationale de Linguistique Appliquée)对于应用语言学的定义是：一种研究和解决有关语言和交流实际问题的交叉性领域。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已有的语言学理论、方法和成果来识别、分析或解决，也可以通过在语言学中发展新的

理论或方法架构来处理。应用语言学 and 一般语言学的主要区别在它于语言交流中日常、实际问题的明显关注。<sup>[16]</sup>

从以上讨论可以看出，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目前均没有一个确切的应用语言学的定义，但对于什么是应用语言学学者们还是有一些共识的。不论是采用狭义的范式来理解应用语言学的，还是持广义应用语言学观的学者，基本上都认同应用语言学是一种解决语言问题的学科。有些学者认为单用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但绝大多数学者相信，要解决现实世界的语言问题，只局限在语言学内部是不行的，也需其他学科论和方法的支持。正如我们在总结应用语言学的子领域——语言规划的发展趋势时所说的那样，语言规划正在经历“从单变量系统到多变量系统的转变；从单纯的语言学领域向社会学、政治学以及其他学科的转变。”<sup>[17]</sup>我们相信这样的结论也同样适用于应用语言学。但也应该注意，并不是跨越的学科越多，解决问题的能力就会越强。作为一种学科而言，单将跨学科作为学科的基础是不够的。过于强调应用语言学的跨学科性有可能导致“应用语言学”成为一种没有内容的空架子（术语），或一个“杂物筐”。Davies 在自己编著的《应用语言学术语汇编》中是这样来解决这个问题的，为了避免把应用语言学视为关于“一切事物的学问”，他将其定位在语言教学，但由于语言教学不是在一个人造的世界开展的，而是与日常现实问题密切相关的，这样，应用语言学就成了一种以语言教学为主线，以解决语言问题为目标的一种学科。<sup>[18]</sup>

### 三、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学科定义的广泛性必然导致该学科研究范围的扩大。正如冯志伟所说的，“应用语言学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说凡是同语言和语言学应用有关的问题都可以包含在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之内。”<sup>[15]</sup>这显然是一个非常广泛的研究范围。

刘涌泉、乔毅把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划分为两大部分：一般应用语言学和机器应用语言学。前者又可细分为：语言教学研究、标准语、辞书编纂、翻译、术语等；后者包括实验语音学、机器翻译、情报检索、汉字信息处理、自然语言理解、言语统计、少数民族语文的信息处理等。<sup>[19]</sup>

何英玉、蔡金亭在他们主编的《应用语言学》文集的引论中不赞成将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无限制扩大，因为这样一来会很难形成统一的理论体系，但也不主张应用语言学只研究语言教学。他们认为，应用语言学主要包括以下部分：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语料库语言学、语言测试、词典学、术语学和自然语言处理。<sup>[20]</sup>

于根元认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广义的社会语言学、语言规划、语言教学、计算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地理语言学、病理语言学、神经语言学、语言风格学、实验语音学、儿童语言学、人名学、地名学、体态语言学、翻译学、侦查语言学、对比语言学、词典学、统计语言学等。<sup>[6] 26-34</sup>

冯志伟也曾列举了一个类似的清单，<sup>[15]</sup>并明确认为应用语言学的重点是语言教学、语言规划和语言信息处理，它们是语言应用研究的三大支柱。<sup>[21]</sup>冯志伟的《应用语言学新论》一书的副标题就是“语言应用研究的三大支柱”。周有光也认为，“对今天向现代化迎头赶上的中国来说，应用语言学最主要和最紧迫的应用有三个方面：语言教学、语言计划和信息处理。”<sup>[22]</sup>周先生不但强调了“应用”对于应用语言学的重要性，而且还明确提出应该将“应用”区分主次，分清缓急，只有这样，应用语言学才能发挥更大的作用。

AILA 认为应用语言学要处理的问题不但包括个人的语言交际能力领域，如：第一或第二语言习得、读写能力的培养、语言障碍等，也包括与社会有关的语言交流问题，如：语言变体和语言歧视、多语制、语言纷争、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等。<sup>[16]</sup>从 AILA “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2008 年召开）的会议征文通知中，我们可看到这样一些属于征文范围内的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第一语言习得，第二语言习得，外语教学和教师的教育，对比语言学和错

误分析,语言评估、评价和测试,教育技术和语言学习,语言学习中的学习者自主问题,多语环境中的语言和教育,书面和视觉语言能力,语篇分析、修辞和文体,商务交流,笔译、口译和协调(Mediation),话语和文本的多模性,社会语言学<sup>③</sup>,多语制和多元文化,跨文化交流,词典编纂和词典学,心理语言学等。<sup>[23]</sup>

而2007年美国应用语言学年会的征文范围是:话语和互动分析,评价与评估,双语、沉浸、传统和少数民族语言教育,语言和意识形态,语言和学习者特征,语言和技术,语言认知和大脑研究,语言、文化、社会化和语用学,语言维护和再新,语言规划和政策,读、写和语言能力,第二语言和外语教育研究,第二语言习得、语言习得和退化,社会语言学,西班牙语在美国,文本分析(书面语篇),笔译和口译。<sup>[24]</sup>

Kaplan希望OAL在展现应用语言学广度的同时,也能体现应用语言学在解决现实世界问题时所需知识的深度。他强调应用语言学和自主语言学是难以合二为一的,主要原因在于二者的语言观有很大的不同,自主语言学家认为语言是自足的,是独立于人的使用的,而对应用语言学家而言,应把语言放在使用和使用者的环境中去考虑才行。<sup>[11]x</sup>尽管新理论的建立不是什么难事,应用语言学家的研究重点应是分析、解释新的数据,而非继续创建新的理论。<sup>[11]514</sup>

在OAL中,Grabe将应用语言学定义为一种解决问题的学科。为了明晰化问题,他列举了一些应用语言学应该并正在努力解决的问题:语言学习问题,语言教学问题,语言能力问题,语言接触问题,语言不平等问题,语言政策和语言规划问题,语言评测问题,语言使用问题,语言和技术问题,口笔译问题和语言病理学问题。<sup>[11]10</sup>

BAL的作者也用自己的方式,列举了应用语言学应该回答的问题:怎么能把语言教得更好?如何能把言语障碍诊断得更准?怎么才能改进翻译人员的培训质量?怎么才能制定一种有效的语言考试?如何来评价一个学校的双语教育方案?用什么办法来确定整个人口的读写水平?怎么讨论文本的语言才有用?我们可以就采用一种新的教学手段向教育部提供什么建议?怎么比较一种欧洲语言和一种亚洲语言的习得?<sup>[14]1</sup>

采用开出问题清单的方式来构建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在外国学者的著作中极为常见,如McCarthy也在论著中列举了应用语言学应该解决的14个问题,以此来说明“应用语言学是一门解决问题的学科”。这种方式也证实了Davies所赞赏的定义,应用语言学最有用的方式是通过其功能,即观察参与其中的人在做些什么。<sup>[12]16</sup>

如果应用语言学的主要目标是解决诸如此类的问题,显然,这是一种非常有用的学科,一种能让世界更美好的学科,一种可以造福人类的学科。下面我们就对OAL和BAL的内容进行一个简单的分析比较,以达到更好地理解应用语言学研究范围的目的。

OAL将书中的39篇文章归为13个部分,每个部分基本可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个研究领域。

第1部分“引论”中有2篇文章,第1篇是William Grabe的《应用语言学:—门正在兴起的21世纪的学科》,第2篇为Patricia Duff写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第2部分的标题为“4种能力:说、听、读、写”,它由4篇文章组成,Martin Bygate谈了“说”,Tony Lynch围绕“级”(level)介绍了“听”的问题,William Grabe的文章主题是“第二语言的读”,Ilona Leki的任务是“第二语言的写”。尽管前两篇文章的题目中没有“第二语言”的字样,但它们的讨论依然是以第二语言为重点的。第3部分的标题是“话语分析”,只含1篇由Deborah Poole写的《话语分析和应用语言学》的文章。

题为“第二语言学习研究”的第4部分是含文章最多的部分,共有8篇文章:Alan Juffs的文章标题是《从形式语言学角度看第二语言习得》,James P. Lantolf研究了“社会文化理论和第二语言习得”的关系,Bonny Norton和Kelleen Toohey一起探索了“认同和语言学习”的问题,Michael Harrington的研究视角是“从认知看第二语言习得”,Dennis R. Preston谈

了“变异和第二语言习得”的问题，Robert C. Gardner 则从社会心理的角度探究了第二语言习得问题，Susan Gass 研究第二语言习得的方法是互动主义的方法，《语用学和第二语言习得》是 Kathleen Bardovi-Harlig 所写文章的标题。我有些不大明白的是，在这一部分的主标题里用了“学习”(Learning)这个词，而每一章的标题又都用了“习得”(Acquisition)。

第 5 部分的标题是“第二语言教学研究”，含有 3 篇文章。匈牙利学者 Péter Medgyes 和 Marianne Nikolov 合写文章的题目是《课程设计：政治和职业决定间的接口》，Marjorie Bingham Wesche 和 Peter Skehan 从交际、面向任务和基于内容等方面研究了语言学习问题，Colin Baker 用《双语教育》一文结束了本部分。

“语言使用和语言运用中的变项”是第 6 部分的标题，本部分仍有 3 篇文章。Rebecca L. Oxford 探究了“语言学习中的变量问题”，Terence Odlin 文章的主题是“语言转移和跨文化研究”，Mary McGroarty 重点讨论了“职业场景下的语言使用”问题。

第 7 部分的标题是“双语制和学习者个体”，由 3 篇文章组成。Christian Faltis 研究了“学校背景下成为一个双语学习者的语境”问题，Kees de Bot 从语言选择和语码转换的角度探讨了双语学习者的认知过程，Judith F. Kroll 和 Ton Dijkstra 合写了《双语词表》。

“社会的多语制”是第 8 部分的标题，它含有 5 篇文章。Peter Hans Nelde 讨论了“语言接触”问题，Jeff Siegel 一文的标题是《皮钦和克里奥尔》，Ofelia Garcia 综述了有关“语言传播”的研究，Nancy Hornberger 研究了“语言演变和语言新生”，Peter Mühlh?usler 当仁不让写了《语言生态》一文。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是第 9 部分的研究内容，由 3 篇文章组成。Richard B. Baldauf, Jr. 讲述了“政策和规划的方法论”，William Eggington 文章的标题是《没有规划的语言规划》，James W. Tollefson 讨论了“语言政策和规划的局限性”。

第 10 部分的标题是“笔译和口译”，Roda Roberts 研究了“笔译”，Nancy L. Schweda Nicholson 谈了“口译”。

第 11 部分的主题是“语言评价和课程评估”，两篇文章分别是 Geoff Brindley 的“语言评价问题”和 Micheline Chalhoub-Deville 的“标准化语言评测中的技术”。

第 12 部分的标题“应用语言学中的技术应用”明确了自己的主题，两篇文章是 Jill Burstein 和 Martin Chodorow 的《自动作文分析的方向》和 Carol Chapelle 的《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

最后是 OAL 主编 Robert B. Kaplan 写的结语，它构成了 OAL 的最后一部分。

以上就是 OAL 全部文章的主题概要，我们再来看看 BAL 的结构组成。

BAL 的组织结构与 OAL 略有不同，该书共有 32 篇文章，但这其中没有包括编者 Alan Davies 和 Catherine Elder 合写的一个全书导论和他们各自写的两个小的导论。全书分为两大部分 Linguistics-Applied(L-A)和 Applied-Linguistics (A-L)，其中每一部分又含若干小部分(section)，每个小部分下又有数量不等的章节。但无论是大部分还是小部分都没有标题，只有文章才有标题。

Linguistics-Applied(L-A)部分含 6 个小部分，16 篇文章。第 1 小部分有两篇文章：Antony .J. Liddicoat 和 T.J.Curnow 的《语言描写》和 Alan Kirkness 的《词典编纂》。

第 2 小部分含有 3 篇文章：David Birdsong 的《第二语言习得和最终状态》，Mike Stubbs 的《语言语料库》，Hugh Trappes-Lomax 的《语篇分析》。第 3 小部分的 5 篇文章是：Rachel Sutton-Spence 和 Bencie Wol 的《英国手势语》，Howard Giles 和 Antony L. Billings 的《语言态度评价之说话人评估研究》，Monika S. Schmid 和 Kees de Bot 的《语言退化》，Claire Kramersch 的《语言、思想和文化》，最后是 Rod Gardner 的《会话分析》。第 4 小部分的 3 篇文章是：John Gibbons 的《语言和法律》，Susan Ehrlich 的《语言和性别》，以及 John McRae 和 Urzula Clark 的《语体学》。第 5 小部分的两篇文章为 John E. Joseph 的《语言和政治》，Kingsley Bolton

的《世界英语》。Kanavillil Rajagopalan 的文章《应用语言学的哲学》构成了第 6 小部分。

Applied-Linguistics (A-L) 分 4 个小部分, 也有 16 篇文章。其中的第 7 小部分的有 3 篇: Alan Davies 的《应用语言学中的操本族语者》, John Edwards 的《语言少数民族》, James Dean Brown 的《应用语言学研究方法》。第 8 小部分的 4 篇文章为: William Littlewood 的《第二语言学习》, Rod Ellis 的《第二语言学习中的个体差异》, Gary Barkhuizen 的《社会对语言学习的影响》, Eddie Williams 的《读写能力研究》。第 9 小部分有 5 篇文章: Bob Adamson 的《语言教学法》, Paul Gruba 的《计算机辅助语言学习》(CALL), Richard Johnstone 的《语言教师的教育》, Helen Basturkmen 和 Catherine Elder 的《专用语言的实践》, Heather Lotherington 的《双语教育》。第 10 小部分含 4 章: Anne Pauwels 的《语言维持》, Joseph Lo Bianco 的《作为应用语言学的语言规划》, Tim McNamara 的《语言测试》, Alastair Pennycook 的《批评应用语言学》。

从以上所列举的 OAL 和 BAL 的章节标题和各自的组织分类看,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极广泛。虽然这两本手册的组织形式不同, 但读者还是很容易看出应用语言学的一些核心研究内容和研究范式的。两本手册都揭示了应用语言学的主要研究领域仍然是语言教学, 特别是第二语言的学与教的问题, 更是研究者们从不同的角度, 用不同的方法探究的重点。语言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是应用语言学研究的另一个主要内容, 除了语言规划这种应用语言学的传统项目之外, 语言生态、语言传播、语言新生、语言和政治等也是这一方面颇受关注的领域。计算机辅助教学、计算机辅助语言测试和评估等领域展现了计算机在应用语言学领域的应用方向。由于处理对象为语言, 这些技术的发展总体来说受计算语言学发展水平的限制, 可将它们理解为一种语言教育领域的、狭义的计算语言学。除此之外, 语言水平评测、世界英语、语料库、话语分析、批评应用语言学等都是当前的一些研究热点。两本手册都有关于研究方法的内容, 这说明尽管应用语言学是一种跨学科的、多元的学科, 但研究者们仍在孜孜不倦地追求适合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方法。

这两本手册所展现的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虽然广泛, 但和国内学者(特别是汉语研究界)所理解的应用语言学研究领域的广泛性还是有所不同的。国外学者更愿意将自己的研究放在具体的语言问题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上, 他们的广泛性主要体现在所研究问题的多样性和方法的多样性上。反之, 国内学者在类似性质的著作中, 多是列举一些学科的名字, 并笼统介绍一下就行了, 对问题本身和解决问题的方法却涉及得很少。

## 四、结语

从以上分析不难看出, 应用语言学的核心在于应用, 更确切地讲, 是应用包括语言学在内的理论和方法去解决人类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的各种语言问题。随时代的不同, 应用语言学的研究范围和研究重点也有所变化, 但语言教学, 特别是第二语言(外语)教育问题一直是它关注的主要问题。这是可以理解的, 因为社会的发展, 技术的进步, 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跨语交际越来越重要, 这样, 语言学习的重要性也就不言而喻了。我们的世界是多语的世界, 语言关系在一定的程度上反映了一种社会关系。换言之, 语言问题也有可能导致其他社会问题, 如何让语言生态得以健康发展, 在必要时, 也需要人的参与, 这种对语言发展的人为干涉, 也是应用语言学家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这就是语言规划和语言生态问题。我们也注意到, 在国外应用语言学家目前的研究热点中, 似乎没有计算语言学和语言信息处理, 其原因在于应用语言学这种具有交叉性的学科具有很强的分化能力, 对于那些发展较快、研究人员众多的学科, 人们一般会将其分离出去, 另立门户。计算语言学就是这样一种学科, 尽管今天仍有一些应用语言学家认为计算语言学属于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 但绝大多数研究者感到计算语言学已足够强大, 可以自成一体了。我们说将计算语言学视为应用语言学的一个分支是有一定道理的, 因为它的中心任务是研究如何用计算机来解决人类遇到的语言问题, 从



解决语言问题这一角度看，它们是有共性的。但二者之间的不同也是显见的，语言教学重在挖掘人本身的潜力，而计算语言学却需要努力为机器赋予处理语言、解决语言问题的能力，它所解决的是一种人机交流的语言问题，因此，在所用的理论和方法上都与语言教学有所不同。

总的说来，应用语言学是一种面向实践的，具有很大实用价值的学科。现实世界问题的复杂性使得应用语言学家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但要用到语言学的理论和方法，也要借助其他领域的知识和方法。这样一来，本文所列举的应用语言学没有一致认同的定义、没有统一的理论、缺乏清晰的学科边界等种种不足，反而成了学科具有活力的象征。所有这些迹象表明，这是一个充满希望的学科，一个具有美好前景的学科，一个值得为之奋斗的学科，正如 Kaplan 所言，“It is an exciting time to be an applied linguist, and also an exciting time to become one.”<sup>[11]ix</sup>

#### 注释：

- ① 本段 Boudouin 的论述均转引自 Catfor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Applied Linguistics》。感谢 Dick Hudson 教授寄赠此文。
- ② 按照 Catford(1998)的说法，第一次在英语中使用“applied linguistics”的是 Lockhart, L.W. (1931) 《Word economy: An Essay in Applied Linguistics》. London: Kegan Paul. 这本书实际上是介绍作者和 C.K.Ogden 创制 Basic English 的一些基本原则的。
- ③包括语言接触和语言变化，语言混合，语言规划，语言与性别等。

#### 参考文献：

- [1] Catford, J. C. Language Learning and the Applied Linguistics: A Historical Sketch[J]. Language Learning .1998, 48 (4): 467-469.
- [2] Boudouin de Courtenay, J. (1870). Nekotorye obščie zamečanija o jazykovedenii i jazyke [Some general remarks on linguistics and language]. In *Izbrannye trudy po obščemu jazykoznaniju [Selected works on general linguistics]* (Vol. 1, pp. 47-77). (1963) Moscow: Izdat, Akad Nauk SSSR.
- [3] 王宗炎. 英汉应用语言学词典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 [4] 桂诗春. 应用语言学 [M]. 长沙: 湖南教育出版社, 1988: 3-5.
- [5] 冯志伟. 应用语言学综论 [M]. 广州: 广东教育出版社, 1999.
- [6] 于根元主编. 应用语言学概论 [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 [7] 贾冠杰. 应用语言学高级教程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10.
- [8] McCarthy, Michael. Issues in Applied Linguistics [M].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2006: 11.
- [9] Schmitt, Norbert. An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M]. London: Arnold, 2002: 1.
- [10] Pennycook, Alastair. Critical Applied Linguistics[M]. Mahwah, New Jersey: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2001: 3.
- [11] Kaplan, Robert. The Oxford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ed.
- [12] Davies, Alan. The Introduction to Applied Linguistic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1999.
- [13] Widdowson, H. On the limitations of linguistics applied [J]. Applied Linguistics, 2000, 21(1): 5.

- [14] Davies, Alan and Catherine Elder. *The Handbook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4.
- [15] *Handbook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EB/OL]. (2006-7-16) [2007-01-21]. [http://www.degruyter.de/rs/ed\\_d.cfm?rc=19364](http://www.degruyter.de/rs/ed_d.cfm?rc=19364).
- [16] What is AILA? [EB/OL]. [2007-01-21] <http://www.aila.info/about/index.htm>
- [17] 刘海涛. 语言规划和语言政策: 从定义变迁看学科发展 [C]. //陈章太主编. 语言规划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语文出版社, 2006: 59.
- [18] Davies, Alan. *A Glossary of Applied Linguistic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 [19] 刘涌泉, 乔毅. 应用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1991: 23.
- [20] 何英玉, 蔡金亭主编. 应用语言学 [M]. 上海: 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5: 2.
- [21] 冯志伟. 应用语言学新论——语言应用研究的三大支柱 [M].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03: 5.
- [22] 周有光. 周有光语言学论文集 [C].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96.
- [23] AILA 2008 Conference. [EB/OL]. (2006-7-17) [2007-01-21] <http://www.aila2008.org/en/thematic-strands.html>
- [24] AAAL 2007 Annual Conference [EB /OL]. (2006-7-17) [2007-01-21]. <http://www.aaal.org/aaal2007>

## **What is Applied Linguistics?**

### **A comparative study**

**Liu Haitao**

**(Communicatio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024)**

**Abstract:** The paper compares two handbook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published by Oxford and Blackwell for finding a more suitable definition and possible research topics of applied linguistics. The paper summarizes that applied linguistics is an application-driven discipline that aim at solving real language problems.

**Keywords:** applied linguistics;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language planning; computational linguistics